



沉香屑

下
苏 寞 / 著

爱情就像是一场悬疑之旅
相知相近未必相亲，相逢相识未必是缘



沉香如屑

下
苏寞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香如屑：全2册/苏寞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500-0688-1

I. ①沉… II. ①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1055 号

● 沉香如屑 (全2册)

策 划/千喜鹤文化

作 者/苏 寞

责任编辑/王俊琴 胡志敏

特约编辑/孙景丽

装帧设计/荆棘设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38 字数/530 千字

印 刷/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0-0688-1

定 价/5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3-210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330006

电 话：0791-86895108

网 址：www.bhzw.com

第四十七章 四叶菡萏

他要寻的人，已经找到；他从前所有的一切，也全部都找回来了。而她仅有的，又再次被毁去。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

你有没有恨过那个爱着的人。

可到头来，却发觉还是痛恨自己多一些。

颜淡曾是天庭小仙。

这句话她向柳维扬说过，可惜还是不尽不实。

她的真身是四叶菡萏，是同九尾灵狐、九鳍青麟这些上古遗族相似、到现在已经灭族得差不多的稀少种族。这就注定了她不是种在九重天庭上随便哪位仙君的府邸，而是养在了瑶池畔，由西王母座下的仙子们照料。

颜淡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从一株无知无觉的菡萏到渐渐可以听懂经过瑶池的仙君仙子说话的。她有了意识之后，便开始细致打量自己的住处。

仙气缭绕的瑶池，真的很挤。

这一池子莲花生在那里，叶子已经都把池水给遮得看不见了。

同一个根，抽出双生莲。自她有了意识起，便一直和双生姊妹芷昔依偎在一起，随着风左右摇晃。

那时候，在这小小一方天地间，只有她和芷昔。她们同根同枝，相依相持。

就算是双生姊妹，她们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芷昔比较文静，一心向道向禅，而颜淡比较活泼，对这些修道修行的事情完全不上心。

“芷昔芷昔，你说啊，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放在禅理上就可以扯出一大篇废话。”颜淡挨着自己的双生姊妹，很是苦恼，“我可不可以不成仙、不扯废话啊？”

芷昔都会微笑，温柔而文弱。

一般而言，要化出人形一般要等到成年，但古往今来，还是会有例外。比如那千年绛灵草托身的东华清君就是一位，他化人的时候还是稚气少年模样，一时被各路神仙引为美谈。

颜淡却觉得化成少年人的模样实在没什么好的，长得嫩就代表资历浅，以后定会被别人欺负。

彼时，颜淡离成年还有一百来年，她从来不用担心今后化人、定仙阶的事情，一直都过得没心没肺，只是最近开始很有些忧郁：这瑶池里种了那么大把大把的菡萏，开花时确实是有股闹腾的美，但再下去她真的会被挤扁的。若是因此被挤得歪着花茎长，化为人形后会不会也变成个歪脖子？

唔，歪脖子的仙子，虽然不能像东华清君一般传为美谈，但一定能在偌大九重天庭上扬名立万。

瑶池盛会的前夕，西王母座下的莲花仙子早早守在瑶池边照料，一边为生长如杂草般繁茂的一池莲花修剪枝叶，一边喃喃自语：“明日这个时候，全天庭的仙君仙子都要过来，像是平日见也见不到的那三位，还有西方的佛陀罗汉……你们可要好好开花，不要顽皮胡闹，切记切记……”

莲花仙子口中“平日见也见不到的那三位”，经过颜淡年长日久地蹲守在瑶池边整日听仙童们闲磕牙，对此已经烂熟于胸。那三位指的是九重天庭上的九宸帝君，为首的是天极紫虚昭圣帝君，其后则是元始长生大帝和青离应渊帝君。

颜淡很郁结。可惜她还是一株莲的模样，从外表上是看不出什么异常：这位好歹也是莲花仙子吧，难道她从来都不知道，这开花不是说开就能开的？现在离开花的时节还差了那么十天半月，怎么可以突然提前

花期开得一池热烈？

莲花仙子为他们修剪好了枝叶，又继续念叨：“是明天这个时候，你们可千万别早开了啊。”

于是，颜淡度过了极其奇怪的一个夜晚。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酝酿开花的情绪，明明困得要命也死撑着不睡，只有她睡得很圆满。

其实何必呢，那些仙君仙子和佛陀罗汉们才不是专门来赏花的。

不过这样也好，若是大家都憋出了花来，那么在这一大池子莲花里，谁也不会留意到居然还有那么一株懒得开的花，她挤在里面滥竽充数，称赞声还是不会少了她的。于是，她愈加的心安理得，干脆睡死了过去。

等到翌日，她慢悠悠睁开眼的时候，瑶池畔的盛会已然开始了。

她的邻居们竟然都各自开花，艳红的莲花铺满了一池，还有几枝伸展到瑶池之外。

芷昔看着她的嗔怪眼神，让颜淡第一次起了歉疚之心。然而这歉疚之心一起，不知牵动了哪根不得了的仙根，忽然觉得身子剧痛，恨不得滚进瑶池里淹死自己。

俗话说得好，无心插柳柳成荫，至于那柳树不但成了荫，还长成了梧桐树，这真的是她想都没去想的。

她居然在成年前一百来年就化人了。

颜淡在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还迷迷糊糊地想，当年东华清君是早了三五十年化的人，结果是一个稚气少年模样，后来又过了好几百年，才从稚气少年长成了翩翩青年，那么她这回化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子？

颜淡化为人形的时候，天庭瑶池畔彩鸟齐飞，大朵大朵艳红的莲花遮掩了一池春水。各路仙君齐聚一堂，觥筹交错，谈道论法。

颜淡就这么施施然地，在各位同族艳羡到眼红，甚至杀气腾腾的目光中从莲叶莲花中爬了出来。

她化人了，比该化人的时候早了整整一百年，早知道会如此，她宁

可到死都当一株无知无觉的菡萏的。

她吃力地拖着短胳膊短腿拼命往前爬，想张嘴说话，却只能吐出唔唔啊啊的单音。幸好她虽然身体短小，但是脑筋清楚，朝着莲叶密的地方爬得小心翼翼，若是一个不小心掉进水里，她一定会淹死在瑶池里面的。

这副新长出来的壳子，她用起来还不太顺，手脚配合着爬行的时候也不怎么利落。可是她要把这壳子用习惯，毕竟在年长日久的将来，她也就这么一副躯体。颜淡正爬得渐入佳境之刻，突然一双手伸过来，一把将她抱出了瑶池。

颜淡仰起头，只见抱着她的是个白胡子老仙君，脸上带着的慈爱笑容让她无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伸胳膊踢腿地挣扎半晌，无果，只能任由那位老仙君抱着。

忽听旁边一个扎着垂髻的仙童拍手大笑说：“师父，你瞧那边还有一个，是对双生子。”

颜淡鄙夷地瞧着那仙童，你说话就说话，大笑就大笑，干嘛还要拍手？她费力地扭过头，只见淡淡云雾之中，一个白生生软绵绵的孩童小心翼翼地爬过来，突然身子一斜，哗啦一声摔进池里，摔皱了一池春水。

颜淡睁大眼，只见一个穿着水墨外袍，模样也十分俊秀的少年仙君飞身到瑶池之上，随手施了个小仙法，就把掉到水里的那白生生软绵绵的一团给捞了上来。

周围顿时喝彩雷动，其中一个穿着白袍子、生得很花哨的仙君打开折扇摇了两摇，同身边那个一身黄色云纹龙袍的仙君说：“玉帝，这应渊君真是越来越出息了。”

颜淡啊啊唔唔地张了张嘴，往水里捞个人就叫出息么，那她也做得到。她突然转念一想，更是心生鄙夷，应渊君，应渊，这个名字不正是九宸帝君中排在最末的那位青离帝君的名字吗？原来他还那么小，看上去也不像很有本事的光景。

这世上欺世盗名者，果真很多。

只见那湿淋淋白生生的一团和她一起被摆在一旁的空椅子上，颜淡

趴过去瞧，认出来这一团真的是她的芷昔，于是瞧完了就伸出手指去戳，觉得很软。

芷昔被她戳得疼了，眼眶红了红，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那个叫应渊的少年仙君忙伸手过去，把正哭着的那一团搂住。颜淡怒了，这白白软绵绵的一团好歹是她家的，这个叫应渊的又算老几，敢来这里和她抢人？

她死命地扒着不松手，而那少年仙君居然也老着脸皮和她对上了。颜淡还是婴孩模样，力气小，胳膊也短，那应渊君也不能和她较真儿，是以两人一直僵持不下。

周围几个正在说话的仙君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朝着他们俩看去。

那应渊君嘴角抽了一下，想来觉得自己的脸皮有些撑不住，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不论他最后放不放手，这一幕显然已经被周遭那些同僚们瞧得一清二楚。

颜淡瞥见之前那个穿白袍子的、生得十分花俏的仙君打开折扇一下一下慢慢地摇着，脸上带着明显看热闹看得起劲、唯恐天下不乱的笑容。

她决定死不放手。

颜淡那时刚化人形，说话还远远说不上利索，只能嗯嗯唔唔地吐单字，但是她脑筋清晰，目光正气，坚决要把芷昔抢过来。

应渊君最后只能放手，趁着周围人不注意的时候，又偷偷在颜淡脸上掐了一把。

颜淡很愤怒，这种只会暗地里偷施暗算的小人，就算仙品升得再高也不会有出息的，她费力地抱着芷昔，一面费力地用粉嫩短小的手指戳着应渊君，费力地一字一字说道：“你这……小人……”

第四十八章 一切俱是缘

其实她想说的是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但是说没说完，都差不多，应渊君那很是俊秀的脸蛋黑了，那个生得很花哨的白袍子仙君啪的一下合上折扇笑得很嚣张，那一身金黄云纹龙袍的玉帝摸着长须不说话，之前把她抱上来的白胡子仙君则举起袖子擦了擦汗，连连道：“玉帝，应渊君，白练灵君，这……这……”

颜淡斜眼看那位穿着白袍子很花哨的仙君，心道原来他就是白练灵君啊。真是久闻其名，久仰久仰，她还是一株菡萏的时候就时常听他的名字了。只是闻名不如见面，他原来是这个模样的。

只见一位仙气飘飘，生得很是威严的湖蓝色袍子的仙君有款有派地走上前，很有派地说：“我瞧这对四叶菡萏托身的双生子极有慧根，不如交由本君来管教吧。”

于是颜淡就无缘无故被冠上了极有慧根的名号，成了九宸帝君之一的元始长生大帝的入门弟子。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缘。

元始长生大帝门下共有五个弟子，颜淡和芷昔入门最晚，排在最末。

大师兄谈卓，最是出息，已经接下了看管天池山上仙灵草的重任，于仙法禅理都颇有见地，为人稳重踏实。

颜淡觉得，假以时日大师兄一定会升到上仙的品阶。而师父却对他百般挑剔，觉得他为人太愚钝，没有颜淡那样有慧根。

颜淡打从心底觉得，谈卓师兄那样踏实的性子是好的，更加不是什么愚钝。而她这样的，只是小聪明而已，她觉得自己和那些佛法禅理道家都没什么缘分，更不用提什么慧根了。

关于这点，她绝对不是谦虚。

她的师尊，也就是九宸帝君之一的元始长生大帝喜好给几个弟子留难题。

第一回的时候，师尊指着庭院里那一树海棠说，这就是今日的课题，想不出来就留在这里接着想，直到想出来为止。

颜淡彼时已经会跑会走，还很利索，立刻蹭蹭蹭跑到树下，一把抱住一丛花枝，冲着师尊脸露微笑。

师尊问，拈花微笑是为何？

颜淡答得很快，拈花微笑是般若。

她就成了那天唯一一个离开庭院的人。其实，元始长生大帝只需再问一句，何谓般若。那么，颜淡就只能张口结舌了。

颜淡时常想，如果大家能稍稍注意一下师尊桌面上的书册，就不至于回回苦思冥想一整日了。好比指海棠花的那回，师尊桌上就摆着一本《般若》，翻开来第三页上就是拈花微笑的典故，连这一问一答全是搬了书上来的。

不过这个秘密，她一直没敢说出来，万一师尊知道真相被她气得吐血，那罪过可就大了。而正因为有这股愧疚在，颜淡对于仙法修行还算上心。

师尊有不少至交好友，其中一位便是悬心崖的南极仙翁。

虽说是至交好友，也分感情好的，和感情不好的。而南极仙翁和师尊，绝对就是感情不好的那种。他们做了几千年的神仙，便暗地里较劲儿了几千年，从比自家弟子的本事到比摆在窗格外面那盆花今年打了多少个花骨朵儿。

颜淡那个时候已经长到了十三四岁的模样，不知为什么个子一直长不高，很是忧心忡忡。而元始长生大帝近来总是当着南极仙翁的面夸她有慧根，今日又悟到了什么什么了不得的禅理。颜淡倒不觉得师父这般夸赞她不太好意思，反倒觉得南极仙翁看着她的眼神实在让她心里发毛。

后来趁着师父不在的时候，南极仙翁便时常带给她些鲜红圆润的果子，还诚恳地告诉她，他们的师尊是坏人，让她小小年纪就整日琢磨这

么复杂的禅理道法，害得她到了年纪却长不高。而其当诛之心，只不过为了将他元始长生大帝的名号发扬光大，并且在有朝一日取代天极紫虚圣昭帝君成为九宸帝君之首。

颜淡无言，莫非这天庭上的仙君都觉得她模样看上去小了一些，就是个什么都不懂、十分好骗的懵懂笨小鬼？

除了这一点，南极仙翁在天庭之上可算是位奇人。

他的仙邸建在悬心崖之上，那里正好和幽冥地府形成对冲之势，阴风飒飒，天雷阵阵，鬼尸纵横，方圆百里寸草不生、怪石嶙峋。要当仙翁的弟子，必须有很好的承受能力和很肥壮的胆气，这样才不会在突然一低头间发现身上黏着一截断肢残体而惊吓过度。

颜淡自愧不如。

她就这样一直在师尊教诲下安然蹉跎百年，终于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那日，颜淡逛到悬心崖做客。

她到的极是不巧，南极仙翁刚刚出了远门。南极仙翁座下的仙童喜滋滋地告诉她，他们仙翁赴西方佛陀的一场佛法大会去了，没有十天半月的，都不会回来。

那仙童一边说着话，一边往桌上那只白玉浅盘里倒了少许清水。

颜淡凑过去看，只见白玉浅盘里正窝着一条银白的、细细的小水蛇。那小水蛇正闭着眸子，胸口一上一下轻轻地鼓动着，呼吸很细很浅，微微张开嘴巴，正睡得无比甜美。

颜淡支着腮看着，低声问：“仙翁是什么时候养了这条小水蛇的？”

那仙童忙道：“这才不是什么蛇，这可是一条龙，是东海敖广龙王家的公子敖宣。仙翁近来刚收了他当弟子。”

颜淡仔仔细细地把玉盘里的小龙瞧了一遍，除了发觉他的头顶长了两个奇怪的、像肉瘤一般的犄角之外，实在看不出这东西有哪点像是龙的，便是半龙也比他威风。

那叫敖宣的小龙原本正安安静静地睡着，听见有人说话，慢慢将身子滚了过去，睁开眸子往上看。

颜淡真心实意地说：“他还真的不像龙呢。”

她话音刚落，那条小龙凶狠地嘶叫一声，快如闪电地扑上来一口咬住她的手指。

颜淡大惊，用力一甩，居然没能把那条小龙甩下来，她更是用力。甩到第三下的时候，小龙被她甩得晕头转向，化作一道银光奔着窗外而去，随即，外面传来扑通一声水响。颜淡不觉想，她约莫记得，这窗子外面正对着庭院的莲池。这东海敖广龙王家的公子被她不小心扔到莲池里去了，真是罪过。

那仙童登时吓得脸色发白：“你……你怎么能把他扔出去？”颜淡想，既然这是一条龙，应该不会淹死在莲池里吧？

那仙童接着结结巴巴地开口：“这池子里那条……那条九鳍，可是这世上最后一条了，若……若是受了惊吓，仙翁一定会剥了我的皮的！”

颜淡一呆，立刻跑到莲池边去，只见莲池水平无波，里面有不少鱼儿正甩着尾巴游来游去。她卷起衣袖，脱了鞋，轻轻攀着池壁下水。

九鳍是上古遗族，是极有智慧的水族，只是生来欲望浅薄，繁衍不盛，才到如今濒临灭族的境地。虽然她觉得这天地间唯一一条九鳍该不会柔弱到被一条银白色小龙吓到，但她既然把小龙扔了下去，总归还是要把他重新捞出来的。

她才刚下了水，就见那仙童哭丧着脸道：“你动静轻些，千万别惊动了那条九鳍。”

颜淡站在池子里摸了半天，突然摸到一条滑滑的、柔弱的东西，立刻捉了起来，笑着道：“还好抓到你了！”她摊开手心，正有那么一条全身漆黑的、柔柔弱弱的小鱼噗噗地在掌心扑腾，却不是刚才那条银白色的小龙。她连忙把这条小鱼放回水里，双手合什，很是歉然：“对不住对不住，你还好吗？我其实是来找一条小龙，唔，虽说是龙，不过长得和水蛇一样，你有看见它吗？”

只见那条小鱼晃了晃尾巴，一张嘴，吐出一串泡泡。

颜淡呆住了。

那一瞬间，她分明觉得这条小鱼露出了一种鄙夷的神态……

可是这只是一条鱼而已，怎么可能露出鄙夷的表情？这应该只是她最近修炼仙法太过辛苦，而在青天白日产生的一种错觉吧？

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只听身边响起一声清亮的水声，一条巨大的虎须鱼跃出水面，滑腻腻的尾巴正扫在她背后，硬生生要将她往莲池底下按。因为那虎须鱼的力气实在太大，颜淡没能站稳，就势往前一扑，生生落了水。

她在水里扑腾了两下，而那虎须鱼还是不屈不挠地蹭着她，一时间竟然不能把头露出水面去。她胡乱划着水，突然觉得手臂上一疼，这种疼痛的感觉和之前被那条小龙咬住的疼痛感很像。

颜淡挥手赶跑了那条虎须鱼，总算得以把头露出了水面。她抬起手臂，果然看见上面正端端正正地咬着那条银白色的小龙，正瞪着眼凶狠地望着自己。她用力把小龙扯了下来，朝岸上的仙童一扔：“找到了。”

仙童手忙脚乱地接了，小心翼翼地把小龙拢在衣袖里。

颜淡慢慢踩着水上岸，只见刚才那条被她惊扰的漆黑小鱼还是停在她身边，一动不动。颜淡仔细瞧了瞧它，这才发觉这条小鱼的一双眼睛居然是红色的。只是它这样一动不动，她倒有些担心起来，凭着刚才捏着的感觉，这小鱼似乎很是柔弱，也不知她这一捏会不会弄伤了它。

颜淡慢慢伸出手指，想碰一碰鱼尾巴，结果还没沾到，那条小鱼就“嗖”地一下游开了。

颜淡顿时觉得这条小鱼和她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本来这天庭上的鱼就是仙鱼，都是有仙气的，自然是非同凡响了。她也喂过师尊仙邸里的池鱼，开始的时候，鱼儿都很怕生，一见她把手伸过去，就逃得老远。可这条红眼小鱼虽是游开了，但却游得不远，好像只是为了单纯避开她的触碰似的。

她觉得奇怪，又伸了手过去。当她的手指堪堪碰到那红眼小鱼的鱼

脊时，它又一摆尾巴滑开了。

岸上的仙童见她还在莲池里，急得直冒汗：“你快快上来，要是仙翁知道了，笃定会发怒的。”

颜淡爬上了岸，站在莲池边回望，刚才那条红眼睛小鱼早就不知潜到哪里去了，而那条巨大的虎须鱼又哗啦一声从水里跳出来，溅了她一脸的水，不得不感叹：“这九鳍生得真活泼啊……”

这样生猛的种族，还会落到濒临灭族的境地，实在是有点奇怪了。大约他们这九鳍一族，其实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癖吧？

仙童苦着脸：“活泼有什么用，就剩下这么一条了，万一死了，可就真灭族了。”

第四十九章 重逢

颜淡湿淋淋地折转回师尊仙邸。

她踏着彩云，一路闷头走得飞快。借道南天门的时候，忽然有那么一道绚丽的七彩华光升起，颜淡一时被晃花了眼，没来得及收住踏着的云彩，直接从华光中间穿了过去。

天庭上的仙阶很复杂，凡是称得上君的，都是上仙。而这仙阶越高，出行的排场也越大，像她的师尊元始长生大帝则是品阶最高的上仙之一，就是扳着手指也数得出能和师尊平起平坐的那几位。比如玉帝是一位，和师尊一同并称九宸帝君的那两位紫虚、青离帝君也是，再有的，她也说不出来了。

而眼前这七彩华光辇，是只有上仙才能用的。

颜淡一咬牙，反正都闯进去了，现在退出来也来不及了，还是逃得利落些好了。

她正要穿出队辇，忽然衣领一紧，就这么被直接拎了出来。

一张似曾相识的俊颜映入眼中，修眉俊目，清俊非凡。

那人手上用力，把她往上提了提，再把她转了个面对着身边的跟班：“这是哪位仙君教出来的弟子，这般不懂规矩。”

仙随中也有年长的，支吾了半晌道：“小仙……小仙不知。”

颜淡恨得几乎咬碎了牙齿，这真是奇耻大辱啊，竟然就这么被人提着晃来晃去，就算她个子长得不够高，那也不是为了让人拎着摇晃的！她倒是奇怪了，这个没有修养的家伙又是哪位仙君教出来的？

她指着那仙君的鼻子，大声道：“我师尊可是九宸帝君之一的元始长生大帝，我看你也是刚升了上仙的，不会不懂规矩，还不快放开我？”

她自认为这一番话说得底气甚足，依足了天庭上的规矩，那人身边的仙随顿时个个脸色发青，眼神发直。她疑惑地想，该不是师尊的名号

太过响亮的吧？

那拎着她的仙君手上又加了点力，慢慢把她转了过来，一双清亮得很好看的眸子望着她，脸上似笑非笑：“你可知我是谁？”

莫说颜淡是真的不知，就是他想说，她也没有兴致知道。

“看你的表情，你也是不知道的了。”那人嘴角带笑，更显得眉目清俊，“本君仙号，青离应渊帝君。”

颜淡傻了。

古人有句话叫做冤家路窄，果真诚不我欺矣。

曾有那么一段时日，颜淡很苦恼。

师尊仙邸上，时不时有人上门拜会，有些是刚升了仙班的，有些是刚提了仙阶的，还有些是平日和师尊交好的。这样来来去去，少说有几百号人，她若是没撞见便也罢了，若是当面撞见了，却连对方的仙号都报不出来，干巴巴地站在那里，岂不是很失礼？

她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凡是见过一回的，不论仙阶，她都能报得出名来。就算是没见过的，凡是听旁人说过特征，也有不少记在心里了。

这样记得人越多，也就摸到一些规律。

先不论西方的佛和罗汉，只说他们修道的那些，但凡是仙号中有清君、灵君、元君的，都是打头的上仙，如果有帝君二字，那更是上仙中的上仙，寻常小仙碰见了，可是要称其为帝座的。她师尊就是一位，另外同列九宸帝君的两位也算是。

不过同是帝君，还是有些不同的。

比如九宸帝君中为首的那位天极紫虚昭圣帝君，连仙号都这样长，更是不得了。据说他第一回为天庭立下大功时，由紫虚元君升格为帝君，第二回时就在紫虚帝君前加了天极二字，到了第三回的时候则加上了昭圣，可见这仙号有多讲究了。

不过，颜淡看了看眼前这位仙君，他刚才说他的仙号是什么……？青离应渊帝君？

不……不会偏偏这么巧吧？她这样随随便便闯到一个上仙的队辇里，对方就是和师尊平起平坐的九宸帝君之中的青离应渊帝君？而且她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在化人的第一天便狠狠地得罪过这位应渊帝君。

不过既是帝君，那应该是整日忙碌而没空惦记着过去那点小事吧？

“你说你是元始长生大帝的弟子，”应渊君若有所思，“我约莫记得，他们门下有一个四叶菡萏托身的弟子，性子还很是顽劣，叫什么？”

颜淡想也不想就脱口而出：“芷昔。”话音刚落，她心里微微起了歉疚之感，只得在心里默念三遍“芷昔不要怕，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但现在不得不借用一下你的名字”，歉疚的感觉才稍稍减淡。

应渊君慢慢把她放下，在她头上轻轻一拍：“好了，你回去吧，下次别乱闯乱跑。”

颜淡立刻踏着云彩逃之夭夭。

他转过头向着仙随：“仙籍簿上不是还缺一个管祭祀的仙子么，我看那个叫芷昔的说不定可以，就暂且记在名册上吧。”

颜淡回到师尊仙邸，惴惴不安地过了些日子，可是风平浪静的好日子过得久了，这种不安总归还是渐渐淡了。

原本她以为，同列九宸帝君的那三位应该交情不错才对。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紫虚帝君、元始长生大帝、青离帝君这三位并不常聚首，几乎是百年都不怎么碰在一块。

颜淡对此，很是心满意足。

如此又过去长长的一段时日，她的身量开始拔高，自问比之前短腿短手的模样好看了不止一点，眉目间也开始有了少女的味道。

就在她已经快忘记掉之前闯了青离应渊帝君的七彩华光辇这回事的时候，一位穿着淡蓝色袍子、看上去十分板正严肃的仙君驾临师尊的仙邸，指名要见芷昔。

那位仙君名叫陆景，是青离应渊帝君座下专门掌管文书的，衣衫一丝不乱，连每一片衣角都熨得平整，玉冠下束着的发丝也一丝不乱，就